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至

詳校官修撰<sub>臣</sub>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sub>臣</sub>李 禁

膳錄監生<sub>臣</sub>郭洽怡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漢紀一

起疆圉協洽正月盡四月不盡一年高祖本沙陀部人居於太原及得中國自以

姓劉遂言為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昞之後國號曰漢通鑑已前以有漢紀此以

後漢紀書之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上

姓劉名知遠乾祐元年更名昺其先沙陀部人也

天福十二年

漢復以天福紀年詳見後

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晉

主於城北

大梁城北

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

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

按歐史時晉百官

迎契丹主于赤岡

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

按薛

史安叔千沙陀三部

落之種也故習胡語

契丹主曰汝安没字耶

安叔千狀貌堂堂而

不通文字所為鄙陋人謂之没字碑

汝昔鎮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

叔千拜謝呼躍而退

呼躍蓋夷禮猶華人舞蹈也

晉主與太后已下

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

考異曰漢高祖實錄少帝帥族候于野耶律

氏疏之帝指陳前事乃大臣同謀皆歷歷能對無撓屈色耶律氏亦疑以顏色陷蕃記薛史帝紀五代通錄云戎王不與帝相見少帝實錄帝舉族待罪於野契丹主入門虜長面撫之遣白封禪寺今從陷蕃記

民皆驚呼而走

呼火故翻

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

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

氣絕而復息曰蘇氣一出入為息一

曰更息曰蘇

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

歸罪於杜威等

至明德

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

先易置京尹以彈壓華人

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

懼人心未一未敢居城中

戊子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勲至大梁責以殺父叛契

丹

楊承勲因父以降晉事見二百八十四卷齊王開運元年

命左右鬻食之未幾

力

充翻幾

以其弟右羽林將軍承信為平盧節度使悉以

其父舊兵授之

既授之以其父舊鎮復授之以其父舊兵

高勲訴張彥澤

殺其家人於契丹主

張彥澤殺高勲家見上卷上年勲為杜威奉降表者也先已為契丹

主所親故

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珠爾鎖之

得訴其事彥澤剽掠事亦見上卷上年傳珠爾監彥澤軍者也剽匹妙翻

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

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已丑斬

彥澤珠爾於北市仍命高勲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

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

經徒結翻有親喪者經杖號戶

刀翻詬苦候翻又許候翻詈力智翻扑普卜翻擊也

勲命斷腕出鎖

斷音短腕烏貫翻

剖

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

髓悲委翻

鬻其肉而食

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

九域志開封府浚儀縣有

陳橋鎮

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

伺相吏翻吭居郎翻人頸曰吭

辛卯

契丹以晉主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

和龍城也

歐史曰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沙磧中七八日至錦州又行五六日過海北

州又行十餘日度遼水至勃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按契丹後改黃龍府為隆州北至

混同江一百三十里又按慕容氏之和龍城若據晉書及鄴道元水經注當在漢遼西郡界今晉主陷蕃度遼水而後至黃龍府又其地近混同江疑非慕容氏之和龍城

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

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

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耳

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

遣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燕侍中

此契

丹所授官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

宋白曰崔廷勳本河內人少陷虜

契丹主

數遣使存問

數所角翻

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

恐見殺也

時雨



雪連旬外無供億

毛居正曰供億儼有儲峙之意供億猶供億也億度也料度其所須之物

隨多少而供之

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

此飯僧數萬

飯扶晚翻

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

難測不敢獻食

噫孰知緇黃變色其徒所為有甚於不敢獻食者耶有國有家者崇奉釋氏以

求福田利益可以監矣

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

赤岡引兵入宮

入晉宮

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

衛晝夜不釋兵仗

懼有變也

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為

厭勝

磔涉格翻厭於葉翻

契丹主謂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

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

談何容易斯言甫脫口而打草穀繼之矣天下果太

乎平廢東京降開封府為汴州尹為防禦使乙未契丹主

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

史言契丹主猶知用夏變夷

趙

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

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

二人歷唐晉位極人臣國亡不能死

視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

未幾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

傅於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

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

而至

被皮義翻

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

建瑋之子也

史建瑋事晉王克用以及莊宗皆有戰功

雄武節度使何重建

斬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降蜀

史匡威不降契丹以其地遠契丹兵威不能至

也何重建則以其鎮與蜀接壤遂奔遼而附蜀耳

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

重威初避晉主重貴名去重單名威晉既亡國重即復舊名其志思背主此特末節耳

契丹主悉

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

貯丁呂翻恒戶登翻

驅馬數萬歸其國

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

將即亮翻

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

衆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

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

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

陳橋在陳橋門外有

陳橋驛

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

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

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

將為它人取之乎

冒莫北翻為手偽翻下同趙延壽志在帝中國以此言說契丹之意不特

為晉兵發也

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

天福八年

契丹始攻晉至是五年

僅能得之豈為它人乎

趙延壽聞契丹主此言可以絕望矣

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敵皇帝亦知之乎

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

袤音茂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

居也

時偏方割據者謂中原為上國晉奉契丹又稱契丹為上國

它日車駕北歸以

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

豈非為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

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契

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

事見二百八十八

卷晉高祖天福元年斷丁亂翻

既而返為寇讐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

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

為後患乎

復扶又翻

延壽曰歸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

質音致

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

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

善惟大王所以處之

契丹封趙延壽為燕王故稱之為大王處昌呂翻

由是陳

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契丹主殺右金吾衛大將軍

李彥紳宦者秦繼昊以其為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

殺東

丹王見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元  
年唐潞王之清泰三年也為偽翻以其家族貲財賜

東丹王之子永康王烏雲烏雲眇一目為人雄健好施

烏雲始見於此為後得國張本施式政翻

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

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

從才用翻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

援送者送其行以為防援

又遣晉中書

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  
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  
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

負陛下因傾貲以獻

天下之士苟有所負者其所為必有異於人破牆之翻

晉主

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吾家何負為此賊所

破慟哭而去

於晉之時通國上下皆知杜重威之不可用乃達衆用之以致亡國詩云啜其泣矣

何嗟及矣今至於慟庸有及乎

癸丑蜀主以左千牛衛上將軍李繼

勲為秦州宣慰使

蜀以何重建降遣使宣慰之

契丹主以前燕京

留守劉晞為西京留守

薛史曰劉晞者涿州人陷虜歷官至平章事兼侍中

考異曰

實錄作禧或云名稀今從陷蕃記

永康王烏雲之弟留珪為義成節度

使烏雲姊壻潘實納為橫海節度使

實納舊作聿樵今改考異曰周太



祖實錄實納作聿  
湮今從臨蕃記

趙延壽之子匡贊為護國節度使為

匡贊後以河  
中歸漢張本

漢將張彥超為雄武節度使史仝為彰義

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為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

使侯益為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

侯益後以  
鳳翔歸漢

焦繼

勲為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

秦州  
附蜀

張彥超  
無所指

史匡威不受代

史匡威據涇  
州以拒史仝

契丹勢稍沮

沮在  
呂翻

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

自長安入  
朝于大梁

其裨將留長安

者作亂節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以安

晉主

之絕契丹也

事見二百八十三卷  
晉高祖天福七年

匡國節度使劉繼勳

為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

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為首相與

景延廣實為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

多事者勿妄引之

馮道以依阿免禍有國家者焉用彼  
相哉然歷事七姓皆以德望待之亦

持身謹靜有以  
動其敬心耳

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

舊唐書地理志自長安  
東至洛陽八百五十里

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

由我所致

謂皇甫暉之亂也事見二百七十四卷  
唐明宗天成元年莊宗之同光四年也

我此

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蘇頁

書契丹將以別漢將與勃海將

奚王伊

喇

伊耶尼翻喇盧達翻

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

下伊喇等皆跼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

九域志自洛陽東至鄭州

二百六十里

聞繼勲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

櫪音厯馬棧也

契

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勲繼勲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

嘗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

詬苦候翻又許候翻

趙

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

酋慈秋翻長知兩翻

安得慢之

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

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

國事汝曹不知也

契丹主自謂周防之密以夸晉臣然東丹之來已胎烏雲奪國之禍雖甚

愚者知之而契丹主不知也善規國者不觀一時之強弱而觀其治亂之大致趙延壽請給上

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

馬為名分番剽掠

剽匹妙翻

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

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

大梁之屬縣為東畿洛陽之屬縣為西畿此唐制也唐制

兩京除赤縣外餘屬縣為畿縣

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

鄭滑曹濮

皆大梁之旁郡以及言之明上文所謂東西兩畿為畿縣濮博木翻

契丹主謂判三司劉

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

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

都城大梁都城

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為契

丹北歸張本

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

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尊以虛名而諸軍

進止實不得預聞

事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元年

知遠因之廣募

士卒

天福八年齊王與契丹構隙之初劉知遠已奏募兵矣事見二百八十三卷

陽城之戰

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

陽城之戰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間運二年按陽城之

戰晉師大捷無緣有散卒歸河東此必杜重威降契丹時也

又得吐谷渾財畜

事亦見開

運二年高吁玉翻

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

冠古玩翻

步騎至五萬人

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

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

既不據險要以邀遮契丹之兵又不遣兵入援

也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

軼徒結翻遣

客將安陽王峻

舊唐書地理志相州漢魏郡也治安陽縣安陽漢侯國故城在湯陰東曹魏時

廢安陽併入鄴後周移鄴置縣於安陽故城仍為鄴縣  
隋又改為安陽縣州所治也若漢魏郡城則在縣之西

北七里將

即亮翻 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

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

夏戶雅翻 離力智翻

三以應有貢物值

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

南川謂晉陽城南之地

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

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

枹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

叔父之尊得之

枹乖買翻老人拄杖也歐史曰王峻持枹歸虜人望之皆避道知遠又

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

繒慈陵翻

契丹

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使謂知遠曰

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

朝直遼翻

舊漢孔

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

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

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

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

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



然後取之可以萬全

劉知遠料之審矣所以舉兵南向契丹不能與之爭

昭義節

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

昭義治潞州自潞州至澤州又至懷州度河則洛州河南

府舊唐書地理志潞州至洛州四百七十里

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

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

當繼往從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

按五代會

要晉少帝前妃張氏天福八年進冊皇后張從恩蓋后族也

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

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

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

副使者節度副使也

牒守恩權巡檢使與

高防佐之守恩建立之子也

王建立事唐明宗見親任及事晉高祖

荆

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

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

荆南高氏父子事大以保其國為謀大率如此

唐主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為齊王領諸

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為燕王為之副

燕於堅翻

景遂

嘗與官僚燕集贊善大夫元城張易有所規諫

張易非人而仕

江南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

輕士取玉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待易

益厚

景遂之遷善敬士亦難能也

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

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

達屢訶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

屢力主翻復扶

又翻近巨斯翻

延巳以二弟立非已意欲以虛言德之嘗晏東

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

中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

按是時陳覺馮延魯攻福州史言其侍飲

極傾諂之態察其言常時非必拘此時也

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所

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

去羗呂翻數所角翻折之舌翻

使彼懼而

為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唐主遣

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

唐末喪亂諸陵多遭發掘南唐

自謂篡唐之緒故請修復也

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州刺史皇

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衆奔唐

帥請曰率

淮北賊

帥多請命於唐

帥所類翻

唐虞部員外郎韓熙載上疏以為

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

易圖也

易以致翻韓熙載以定中原自期僅見此疏耳自古以來多大言少成事者何可勝數

時

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為恨唐主亦悔之唐使

無福州之役舉兵北  
向亦喪師而已矣

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

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

長知兩翻

今中國

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

孟子引孔子之言

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

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為先對曰王者初

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

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

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

文官班於東武官班於西胡人立於中間

下制稱

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母得置牙

兵市戰馬

其心固虞諸鎮有與之作敵者

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快

快

趙延壽之求為帝不得不止此其所以終為元欲所鎖也快於兩朝

令李崧言於契丹

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為皇太子崧不得已為言之

為言於偽翻下今為同

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

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

所可為也因令為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為中京

恒戶

登翻

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

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錄

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去羌呂翻孰謂契丹主起于塞外而不知

中國之事體哉

壬戌蜀李繼勲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拔

之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州

扼散

關則北兵不能入鳳州可坐取也

丙寅蜀主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

山南兵興元兵也

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

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

古者除王畿之外八州八

伯所謂三十國而為連連有帥二百二十國以為州州有伯者也周公天下以為二伯自陝以西召伯主之自

陝以東周公主之及其衰也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王室亦以方伯之任自居晉人所謂我為伯者也石晉以劉知遠為北面都統故亦自謂為方伯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

四方觀諸侯去就

諸侯謂當時諸藩鎮

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

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

陘音刑

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

榮澤史弘肇

武節軍劉知遠所置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齊王天福八年隋置榮澤縣唐屬鄭州九

域志榮澤縣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

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士

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

王而誰

劉知遠封北平王故稱之

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



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

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已已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

上牋勸進

潞古邑也隋置潞城縣唐屬潞州九域志潞城縣在潞州東北四十里

知遠疑

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

劉昫曰冠氏春秋邑

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說音稅

今遠近之心不謀

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

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愿為

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

陝失冉翻

奉國都頭王晏與

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

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

劉知遠河東帥故稱之

吾輩若殺愿舉

陝城歸之為天下唱取富貴如反掌耳

返當作反

暉等然之

宴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庚午旦

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為留後晏徐州

暉澶州章太原人也

澶時連翻

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

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惡烏路翻

更工衡翻歐陽修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  
為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

庸之史其紀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為元未嘗有法焉古人之語爾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為元也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至其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弒明年末帝誅友珪黜其鳳厯之號稱乾化三年尚為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愛憎之私耳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志也可

勝歟哉

壬申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

括率錢帛見上

正其晉臣被迫脇為使者勿問令詣行在

被皮義翻

自餘契

丹所在誅之

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琛將兵攻鳳州

不克退保固鎮

何重建為蜀圖取鳳州事始見上

甲戌帝自將東迎

晉主及太后至壽陽

晉置壽陽縣後魏改曰受陽隋開皇十年改并州南受陽為文水分

州東故壽陽置壽陽縣唐屬太原府

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

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承天軍在井陘縣娘子關西南太原府廣陽縣界宋朝太平興國四年改廣陽為

平定縣置平定軍縣有承天軍寨在太原府南三百五十里

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

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

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安巴堅墓

從才用翻契丹置錦州近木葉山金

人疆域圖錦州南至燕京一千四百一十五里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

勝音升謂薛超持之不令赴火

也事見上卷

開運三年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

不果契丹主聞帝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為昭義節度

使高唐英為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為河陽節度使以控

扼要害

昭義軍潞州彰德軍相州河陽軍孟州帝自太原西南出兵潞州兵衝也自潞州東下壺關則

至相州南下太行則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

見二百八十四

孟州故皆命將控扼

卷晉出帝開運元年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

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

肯復農業

不復之復扶又翻再也肯復之復讀如字反也

山林之盜自是而繁

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

事見上正月

又多以其子弟及

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

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

狡古巧翻

猶古外翻掊蒲候翻斂力瞻翻

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

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

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

帝令暉襲相州

舊唐書地理志滏陽漢武安縣地隋置滏陽縣唐屬磁州為州治所九域志滏

陽南至相州六十里帥所類翻

暉偵知高唐英未至

偵丑鄭翻

相州積兵器

無守備丁丑夜遣壯丁踰城入啟關納其衆殺契丹數

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表言於晉陽將

即亮翻

戊寅帝還至晉陽

自承天軍還晉陽還從宣翻又如字

議率民財

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

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

怨言

勞力到翻

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

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

婦人之智及此異乎唐莊宗之劉后矣鄙語有之福

至心靈禍來神昧二人者各居一焉

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賓客畜

兵器

蓄讀曰蓄

與術士遊吳越王弘佐欲誅之謂水丘昭券

曰汝今夕帥甲士千人圍昭悅第

帥讀曰率

昭券曰昭悅家

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弘佐曰善命內牙指揮



使諸溫

諸姓溫名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諸縣蓋以邑為氏也

伺昭悅歸第執送

東府

伺相吏翻

已卯斬之釋錢仁俊之囚

錢仁俊之囚見上卷開運二年

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攻代州拔之斬王暉

王暉降契丹見上卷

上年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於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

知州事帝遣使者張宴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即帝位從

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宴洪權留後庚辰遣

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

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殺熙

帥讀曰率下同

契丹主賜

趙暉詔即以為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

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

克

謨一本作摸

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

不足定也

陝州據河潼之要自河東入洛汴此其咽喉也咽因肩翻

矩因勸帝早引

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為保義節度

使戾章為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宴為

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指揮使

按王宴先已為保義軍馬步都指揮

使既賞其功不應為副指揮使恐誤

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

超白晝率衆大譟入府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

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來降

帝既得陝又得上黨足以示契丹形制之勢之

重以瀘州梗其南北之路虜氣奪而心搖矣

鎮寧節度使耶律隆鄂特性殘

虐

契丹主安巴堅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爲

瀘州人苦之

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

浮航即德

勝浮梁賊帥所類翻帥讀曰率航戶剛翻

縱兵大掠圍隆鄂特於牙城

瀘州牙城蓋在

北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

度使杜重威還鎮

李守貞杜重威既降契丹從契丹主南入汴遂爲所留

由是無

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

去城三十里為近郊遣

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瓊兵

敗為契丹所殺

蜀主加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平章

事

延州錄事參軍高允權萬金之子也彰武節度使

周密闇

音暗

而貪將士作亂攻之密敗保東城衆以允權

家世延帥

高萬金兄弟自梁以來帥延州帥所類翻

推為留後

考異曰周太祖實錄允

權為膚施令陷蕃記云前錄事參軍退居田里漢高祖實錄云允權為延州令周密以允權故將之子恐與邊

人締結移為州主簿密後以闇而黨下惟誅掠是務允權乘其民怨時以言間之復勸親黨潛構諸部衆心遂

摠廣本云允權為延州令密徙為錄事參軍今從之周太祖實錄又曰契丹犯闕以周密為延帥按晉少帝實錄開運三年八月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為彰武節度使非契丹所授今從漢高祖實錄據西城

薛史曰延州有東西二城其中限以深澗密應州人也丹州都指揮使高

彥珣殺契丹所署刺史自領軍事契丹舒魯太后遣

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

饌徂晚翻又離戀翻

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

所賜不敢坐飲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

壽娶明宗女為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

趙延壽妻唐明宗女燕國長公

主也晉高祖天福元年契丹已遣使至洛陽取之契丹  
入北矣今復從延壽至大梁故王淑妃請之會禮

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

契丹主以唐明宗年長于  
齒為兄故拜王淑妃為嫂統軍

劉遂凝因淑妃求節鉞

劉遂凝以劉鄩舊恩  
因王淑妃以求節鉞

契丹主以

從益為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為安遠節度使淑妃以

從益幼辭不赴鎮復歸於洛契丹主以張礪為右僕射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左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昫以目疾辭位罷

為太保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

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

中國之人用於契丹之凌暴拮克咸不聊

生起而為盜烏有難制者乎盍亦反其本矣

亟遣泰寧節度使審琦武寧節

度使符彥卿等歸鎮

澶州亂而遣李守貞杜重威歸鎮宋毫密三州陷而遣安審琦符彥

卿歸鎮契丹主之北歸決矣

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埇橋

埇橋在宿州埇

余隴

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

賊帥所類翻恕帥讀曰率下同

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

請從相公入城

欲劫符彥卿為質以取徐州也

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

軍校陳守習繼而出呼於賊中

校戶教翻絕馳偽翻呼火故翻

曰相公

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率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

閣禮

歐陽修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

壘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缺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壘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壘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五代之時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壘一出御文明



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今按五代會要有入閣儀司天  
進時刻牌閣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著袍衫穿靴乘輦  
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使已下起居訖引駕至正朝  
殿皇帝坐定卷簾殿上添香鳴控鶴官拜次鷄叫次閣  
門勘契次閣門承旨喚仗次閣門使引金吾將軍南班  
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細仗相次入次執丈武班簿至  
位對揖次宰臣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金吾將軍  
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事舍人揖殿執靴入沙墀兩  
拜立定次引宰臣及兩省官金吾將軍合班立定閣門  
使喝拜揖笏舞跪三拜奏聖躬萬福又引宰臣班首一  
人至近前又兩拜舞跪三拜引至位對揖通事舍人引  
宰臣於東西踏道下立次文武百官出次兩省官南班  
揖殿出次翰林學士南班揖殿出次執文武班簿南班  
揖殿出次金吾將軍南班揖殿出次細仗出次引宰臣  
香案前奉事訖宣徽使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閣門使  
引待制官到位兩拜引近前奏事訖却歸位聲折宣徽

使宣所奏知又兩拜舞跪三拜舍人唱好去南班揖殿出次刑法官奏事準上次監奏御史南班揖殿出次閣門承旨放仗次閣門使奏衙內無事次喝控鶴官門外祇候次下簾皇帝上輦歸內又按歐史梁太祖乾化元年九月辛巳朔御大明殿入閣則入閣儀梁所定也毗唐之正牙朝會其儀畧而野而五代謂之行禮會要又詳載而為書則其儀為一時之上儀矣姑備錄之以志朝儀之變大明殿洛陽宮之正衙殿也崇元殿汴宮之正衙殿也薛史曰梁制每月初入閣望日延英聽政後唐制朔望皆入閣

戊子帝遣使以

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此時務之所當急先者

辛卯高允權奉表來降帝諭允權聽周密詣行在密

遂弃東城來奔

壬辰高彥詢以丹州來降

丹延亦歸於漢矣

蜀翰林承旨李昊謂王處回曰敵復據固鎮則興州

道絕不復能救秦州矣

復扶又翻

請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孫

漢韶將兵急攻鳳州癸巳蜀主命漢韶詣鳳州行營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

復扶又翻

諭之曰天時向熱吾難久留

欲暫至上國省太后

契丹自謂其國為上國中國之人亦以稱之契丹既畏暑又畏四方

羣起而攻之故急欲北歸果如劉知遠所料

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

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

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

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

以汴州為宣武軍

契丹之入大梁也降開封府為汴州防禦使今復盛唐之舊以為節鎮欲

兼華夷而撫制之也

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舒嚕太后之兄子其妹

復為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

氏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

己亥至白蝦浦

將即亮翻蝦當作鰕

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

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簣不得施

淖奴教翻簣測革翻射而

亦翻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

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

孟堅曰浙兵至此不能進退

吳越國本唐兩浙地故謂之浙兵

求一戰

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

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

呼奮擊

呼火故翻

延魯不能禦弃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

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

皆遁吳越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

文之後追者乃還

陳讀曰陳還從宣翻

或言浙兵欲弃福州拔李

達之衆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

盡出而取其城

唐兵攻福州劉洪進當東南面故書謂東南守將

留從效不欲

福州之平

泉福相為唇齒福州平則泉州為之次矣此留從效所不欲也

建封亦忿陳

覺等專橫

橫戶蓋翻

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

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

刺七

亦翻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弃軍資器械

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

謂唐之府庫罄於奉軍為於偽翻

余安引兵入

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何承天姓苑余姓戎由余之後

留從效引兵

還泉州

自福州還也

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為仇敵

唐末

王潮兄弟自泉州攻福州留從效先是以泉州兵擊破福州兵又會南唐兵圍福州故云然

南接嶺

海瘴癘之鄉

漳泉之地東南際海西北接潮州嶺南之境也

地險土瘠比年軍

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

秋穀成熟徵租至冬春蠶畢收

斂帛於夏即謂二歲也比昆至翻斂力贍翻贍時斂翻

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

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

傅

唐兵新敗自知無以制留從效遂加其官以安之留從效自此據有漳泉

壬寅契丹主

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

從才用翻

諸軍吏卒又數

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牒

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

呼難而縱  
狸奴難其

敢前乎劉  
正妙翻

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勲曰吾

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悵悵

契丹之下當逸主  
字樂音洛悵於及

翻悵悵憂愁  
不得志也

今得歸死無恨矣

契丹主不惟土思亦見  
諸鎮及羣監舉兵者皆

歸心河東恐不得正丘首也獨不見涉珪與徒河  
相持於中山之時乎以此言之其才識相去遠矣

蜀

孫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軍于固鎮分兵扼散關以絕



援路

何重建請扼散關猶慮契丹威令行于關西能發援兵也至是契丹歸北中國無主雖出兵取岐雍

可也何必扼散關乎

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弘佐遣東南

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以東府安撫使錢弘侬為

丞相

吳越以越州為東府為弘侬嗣國張本侬竹冬翻

庚戌以王弟北京馬

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

劉崇有太原始此考異曰薛史云崇高祖

從弟王保衡晉陽見聞錄云仲弟歐陽史云母弟今從實錄

辛亥契丹主將攻相

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為防禦使暉疑其詐復

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

相州食時克之

相悉亮翻

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

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為樂

觀佛狸之飲江侯景之亂江南其肆

毒類如此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孟子之言豈欺我哉樂音洛

留高唐英守相州唐

英閱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

斂城中髑髏瘞之

髑徒木翻髑音婁瘞於計翻

凡得十餘萬或告磁

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

詰其吉翻

穀不

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

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史言李穀  
有膽氣

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

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

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

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

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

兩使節度觀  
察也樂音洛

癸亥立魏國

夫人李氏為皇后 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

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

燕王謂  
趙廷壽

顧張礪曰

爾亦有力焉

張礪隨趙廷壽入北又與趙廷壽俱南以  
殘中國契丹主猶知其罪況中國之人乎

甲子帝以河東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判官蘇

禹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禹珪密州人也振武節度

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更名從阮

避帝名更遠名阮更工衡翻

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為節度使

折從阮本領振武節又就府州置節

鎮以寵之薛史曰并府州為永安軍折振武之勝州并汾河五鎮以隸之

又以河東左都押

牙劉銖為河陽節度使銖陝人也

陝失冉翻

契丹昭義節

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

萬人救之

丙寅以王守恩為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為

彰武節度使又以奇嵐軍使鄭謙為忻州刺史領彰國

節度使

彰國軍應州時屬契丹奇枯我翻

兼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丁

邠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為嵐州刺史領振武節度使

兼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使

憲州本樓煩監嵐州刺史領之唐貞元十五年別置

監牧使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表置憲州九域志憲州治靜樂縣靜樂古汾陽縣地嵐憲二州相去五十里而

已嵐盧舍翻

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畧河南故以弘肇為前驅

又遣閻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

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沂河歸其國

自汴

沂河自河陽取太行路以歸其國也

蘇遣翻

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

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

河陰在河南東南相去百六十二里

行德與

將士謀曰今為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為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眾以為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勲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眾推行德為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

奉蠟表間道詣晉陽

作表寘之蠟九中故謂之蠟表間古覓翻

契丹遣武定

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為

鄭王

去年方太以安國留後降契丹契丹主蓋命之領武定節度使武定軍洋州時屬蜀

梁嗣密

王朱乙逃禍為僧

梁太祖凡存之子友倫封密王乙蓋梁亡之後避禍為僧也

嵩山

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為天子取嵩岳神袞冕以衣之

所帥

類翻下賊帥同衣於既翻

帥眾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

彊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俱西

帥讀曰率說式芮翻欲與戍兵俱西至洛

陽眾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譖太於

契丹云脅我為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滿達勒即殺之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弃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却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

於南郊壇

後唐郊天壇在洛陽城南

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

考異曰實錄

方太傳云劉禧走許田復有潁陽妖巫姓朱號剛密王誓衆於洛南郊天壇號萬餘人太帥部曲與朝士輩虛張旗幟一舉而逐之洛

師遂安今從陷蕃記

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

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此地

由此觀之契丹嘗命方太鎮河陽史逸之也校



戶教

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為行德所殺蕭翰遣

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

蕭翰時鎮大梁

晞疑潘環構其

衆逐已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

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

勲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南弘肇

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勲與奚王伊喇退保懷州

崔廷勲欲

歸河陽河陽已為武行德所據故保懷州辛未以武行

德為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

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

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三失並見上

唐主以

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

陳覺矯詔事見上卷晉出帝開運三年唐主之

保大四年也覺延魯敗軍之罪其事見上

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

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曰陛下踐祚

以來所信任者延巳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

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

蔚於勿翻爭讀曰諍竊

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

言道路相遇但以目相視而不敢言

今覺延

魯雖伏辜而延已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

誅

復扶又翻左傳宋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

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

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

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

更工衡翻

彼前則我却彼

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出左傳杜預曰五材謂金

木水火土也

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

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

折之舌翻帑它朗翻藏徂浪翻

唐主以文

蔚所言為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

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

事見上卷晉齊王閏運三年

上表待罪

上時掌翻下同

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

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

已為之陳請

蘄渠希翻會工外翻為于偽翻

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

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

無詔旨而擅發兵謂之擅興厥罪死場音亦喪息浪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請行顯戮以重

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弟少保

貶魏岑為太子洗馬

洗昔薦翻

韓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必

為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

猖狂良翻

貶和州司士參軍

乙亥鳳州防禦使石奉頤舉州降蜀

蜀自是盡有秦鳳階成之地願

於倫翻

奉頤晉之宗屬也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樂城

病甚

臨城縣屬趙州本房子縣唐天寶元年改為臨城縣宋白曰樂城縣本漢開縣後魏太和十一年於

開縣故城置樂城縣九域志古樂城晉樂氏別邑臨城縣在趙州西南一百三里樂城縣在鎮州南六十三里

苦熱聚氷於胃腹手足且啖之

啖徒濫翻

丙子至殺虎林而

卒

殺虎林蓋以契丹主死于此時人遂以為地名宋白曰殺虎林唐天后時襲突厥羣胡死於此故名考

異曰實錄云二十日乙亥卒今從陷蕃記

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

晉人謂之帝羗

羗邦加翻

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

不復入龍沙矣

虛龍山後即大漠故謂之龍沙復扶又翻

即日先引兵入恒

州契丹永康王烏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

入

范成大北使錄自樂城至恒州六十里恒戶登翻

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

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烏雲為主烏雲登鼓角樓

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

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烏雲與諸將

同烏雲銜之恒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烏雲皆自主

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

烏雲不與諸門管鍵事可知矣  
趙延壽殊不知陰為之備其鎖

固

契丹主喪至國舒魯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

則葬汝矣

咎其傾國南伐至於  
耗竭部落不安也

帝之自壽陽還也

見

二

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為備契丹

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百餘舉

陸

埤雅曰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煙直而聚雖風  
吹之不斜余謂今之烽燧宜必皆用狼糞哉

帝曰此

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

親

即亮

會契丹出剽掠

剽匹  
妙翻

仁魯乘虛太破之丁丑復取

承天軍 冀州人殺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揮使

張廷翰知州事廷翰冀州人符習之甥也

符習成德將歷事唐莊宗

及明宗

或說趙延壽曰

說式萬翻

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

必有變今漢兵不下萬人不若先事圖之

先悉薦翻

延壽猶

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

上事

者言欲禮上以領權知南朝軍國事上時掌翻

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

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

理難測因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漢紀二

起疆圉協治五月盡著  
雍君灘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中

天福十二年五月乙酉朔永康王烏雲召延壽及張礪

和凝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

所館者烏雲  
所館之地

烏雲妻素以

兄事延壽烏雲從容謂延壽曰

從千  
容翻

妹自上國來

言其  
妻方

自契丹  
中來

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舒嚕出

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

我一籌

遺唯  
季翻

許我知南朝軍國

朝直  
遙翻

近者臨崩別無遺

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下令延壽親黨皆

釋不問間一日舒嚕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

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

上時  
掌翻

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

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

恒州府  
署也

宣契丹主

遺制

遺制  
自為之也

其略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

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

契丹

主安巴堅謚大聖皇帝其長子東丹王托雲號人皇王托雲奔唐其子烏雲留本國不從契丹主耶律德光封

之為永康王又德光取中國以恒州為中京於是始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

見羣臣不復行喪

復扶又翻

歌吹之聲不絕於內辛巳以

絳州防禦使王晏為建雄節度使

王晏守絳州見上卷是年二月

帝

集羣臣庭議進取

庭議者議之於庭

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

鎮魏

鎮州時為恒州契丹諸酋聚焉魏帥杜重威陞音刑

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

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

趨七喻翻

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

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

少詩沼翻下同迂音于又音紆曲也

回遠也

旁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

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

澁色入翻

粟少民

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

陝晉歸附

事見上卷上年陝失丹翻

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

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

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為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

南行

陰陽家所謂逆太歲

宜由晉絳抵陝

九域志自晉州南至絳州一百二十五里自絳

州南至陝州二百五十里自陝而東則至洛矣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

京自後唐以來以太原為北京是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告諭諸道甲申以太

原尹崇為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瓌為副留守河

東幕僚真定李驤為少尹牙將太原蔚進為馬步指揮

使以佐之

李存瓌等後遂為北漢佐命瓌古回翻蔚紆勿翻姓也

存瓌唐莊宗之

從弟也

從才用翻

是日劉晞奔洛陽奔大梁

以人心歸漢知不可守也

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鎮南節度使馬希廣

鎮南軍洪州時屬唐

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

使判內外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

使張少敵

少詩照翻

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

事希萼

楚置武平節度於朗州朗永之疑注詳於後

於希範諸弟為最長請

立之

長音知兩翻下同下齒長居長同

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

瑫它牢翻

天

策府學士李弘臯鄧懿文小門使楊滌

小門使諸鎮皆置之掌門戶之

事府有宴集則執兵在門外

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性

剛必不為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

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

兄弟爭國社稷必危

彥瑫等



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

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

希廣第三

十五希萼第三十藩府將吏稱府主之子為郎君

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

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

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

史言劉彥瑫等

為身謀以亂馬氏兄弟傳國長幼之序

考異曰十國

紀年五月己丑希範得疾集國官告以傳位希廣湖湘

故事希廣又不能強弱猶豫之間羣輔明日衆口勸

廣乃受軍府排衙賀之以其事奏聞朝廷託以希範

臨終之日遺言以付希廣按希範存時若已集國官

傳位希廣則沒後將佐誰敢更有異議必彥瑫等假

託希範遺令也  
今從湖湘故事

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

恒皆稱疾不出

為馬希萼攻  
殺希廣張本

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

關出晉絳丁酉史弘肇秦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

翟令奇固守不下

翟長  
伯翻

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

還從  
宣翻蘇

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勲耿崇美朝

夕遁去

時契丹之兵大勢已北還故  
知懷州之兵必不能久留

若召弘肇還則河

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

句斷

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

乃從之

觀此則知帝猶憚契丹有未敢輕進之心

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

奇

說式

令奇乃降

降戶

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

崔廷

蒨翻

江翻

勲耿崇美奚王伊喇合兵逼河陽張遇帥衆數千救之戰於南阪敗死

太行南阪也帥讀曰率

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

守伊喇欲攻之廷勲曰今北軍已去

北軍謂契丹聚於恒州之軍崔廷勲

等在南故謂也恒之軍為北

得此城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

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

勲等擁衆北遁

澤州南至懷州一百二十里耳漢兵又進而逼之故遁

過衛州大

掠而去

九域志懷州東北至衛州二百九十三里

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

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為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

將校小不從命立搃殺之

沈持林翻將即亮翻校戶教翻搃則瓜翻

士卒所

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惕它莫敢

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

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愛之辛丑帝至霍邑

霍邑漢潁縣後

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唐屬晉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三十五里

遣使諭河中節度

使趙匡贊仍以契丹囚其父告之

所以絕趙匡贊北顧之心

滋德

宮有宮人五十餘人

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改明德殿為滋德殿薛史曰以宮城南門同

名故也

蕭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

燒鐵灼之腹爛而死初翰聞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

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

從千容翻從容不急遽之貌

時唐

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

王淑妃母子自晉入洛以後常居洛

陽是年二月至大梁尋還洛陽

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命以從

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

此矯契丹主烏雲之命也烏雲時尚在恒州恒

戶登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

徽陵唐明宗陵梓宮所寔之所謂之下宮不

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為帝帥諸酋長拜之

帥讀曰率酋慈

秋翻長知兩翻

又以禮部尚書王松御史中丞趙遠為宰相前

宣徽使甄城翟光鄴為樞密使

甄當作鄧音吉豫翻鄧城漢古縣也自唐以來

帶漢州

左金吾大將軍王景崇為宣徽使以北來指揮使

劉祚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充在京巡檢

北來謂先從契丹主自北

而來者

松徽之子也

王徽相唐僖宗

百官謁見淑妃

見賢遍翻

淑妃泣

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

燕兵千人守諸門為從益宿衛

燕於賢翻下同

壬寅翰及劉晞

辭行

先是劉晞奔洛陽奔大梁

從益餞於北郊遣使召高行周於宋

州

高行周唐明宗親將時帥歸德王淑妃欲以舊恩召之為衛

武行德於河陽

武行德并

人必亦少在唐明宗麾下

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為

蕭翰所逼分當滅亡

分扶問翻下處分同

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

以帝新舉大號擁兵而來將有中國故謂之新主

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為意

衆感其言皆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諸營不減五千與燕

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

此救謂契丹之救也

淑妃曰吾母子

亡國之餘

後唐既亡惟王淑妃母子在耳故自謂然

安敢與人爭天下不幸

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為計畫則禍及它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猶欲拒守

三司使文安劉審交曰余燕人豈不為燕兵計

文安漢縣唐屬

莫州以戰國七雄有國之大界言則唐之瀛莫皆燕之南界以唐諸道節度言之則瀛莫盧龍巡屬也故劉審交家於文安自謂燕人顧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亂之餘公

私窮竭遺民無幾

汴城經張彥澤剽掠契丹又席卷而北故云然幾居豈翻

若復受

圍一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

復扶又翻

噍才笑翻處昌呂翻

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

從並本爵



許王以稱號於大梁自稱梁王是已建國更號矣今遣  
既奉表迎漢何為又更國號是當時議者禍之也

使奉表稱臣迎帝請早赴京師仍出居私第 甲辰帝

至晉州 契丹主烏雲以契丹主德光有子在國已以

兄子襲位又無舒嚕太后之命

舒嚕太后烏雲祖母也

擅自立內

不自安初契丹主安巴堅卒於勃海舒嚕太后殺酋長

及諸將凡數百人

事見二百七十五卷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

契丹主德光

復卒於境外

復扶又翻

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契丹主烏雲

勒兵北歸契丹主以安國節度蒲達勒為中京留守

薛史

滿達勒耶律德光之從弟其父曰薩喇安巴堅時以前  
自蕃中奔唐莊宗尋奔梁莊宗平梁獲之磔於市

武州刺史高奉明為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

留於恒州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滸及後宮宦者教

坊人自隨

留文武官而以宮女宦官聲樂自隨史言烏雲無遠畧

乙巳發真定

恒州

建真定府

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

卿等拒命

成姓也何氏姓苑本自周文王子成伯之後周有成肅公又楚令尹子玉封於成是為成

得臣其後亦以成為氏

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珂

攻之未下

護國軍河中府時未得河中白文珂領節也珂丘何翻

帝至城下命諸

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

恐其入城剽掠

以偏將薛瓊為

防禦使

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壬子至

石壕

九域志陝州陝縣有石壕鎮

汴人有來迎者

汴人越鄭洛而來迎可以見其苦契

丹之虐政漢氏之來蘇惜乎卒無以副其望也

六月甲寅朔蕭翰至恒州

滿達勒以鐵騎圍張礪之第礪方卧病出見之翰數之

曰汝何故言於先帝云胡人不可以為節度使

張礪言見二百

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數所具翻

又吾為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

在中書乃帖我又先帝留我守汴州

見上卷是年三月

令我處

宮中

處昌呂翻

汝以為不可又譖我及轄里於先帝云轄里

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女

好呼到翻

今我必殺汝命鎖之礪

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鎖為滿

達勒以大臣不可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

恚而卒

恚於避翻

崔廷勲見滿達勒趨拜跪而獻酒滿達勒

踞而受之

史言張礪抗直而蕭翰不敢殺崔廷勲過恭而滿達勒不為禮

乙卯帝至

新安

新安縣屬西京河南府九域志在京西七十里

西京留司官悉來迎吳

越忠獻王弘佐卒

年二十

遺令以丞相弘侗為鎮海鎮東

節度使兼侍中

侗祖冬翻

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

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  
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

避帝名也  
更工衡翻

命鄭州防禦使

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  
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

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

五代會要曰人君奉先  
之道無寒食野祭近代

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故襲而行之歐陽修曰  
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中國幾何其不為夷狄矣按唐開

元敕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世相傳寔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蓋唐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

聞者泣下

為漢祖者待李從益以不死可也殺之過矣

戊午帝發洛陽樞

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見於鞏

見賢通翻九域志鞏縣屬西京在京

東一百一十里

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威由是

親任之仁浦衛州人也

辛酉汴州百官實貞固等迎

於滎陽

滎陽縣屬鄭州自鞏縣東至滎陽一百九十里

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

鎮相繼來降

丙寅吳越王弘侖襲位

戊辰帝下詔

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

更

復扶又翻

復以汴州為東京

契丹廢東京為汴州見上卷是年正月

改國號

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青襄汝三節度

晉蓋以楊光遠反廢平盧軍以安從進反廢山南東道也汝州未嘗為節鎮恐是安州以李金全反廢安遠軍也然契丹入汴之後嘗以楊光遠子承信為平盧節度使蓋漢自以繼晉而興革契丹之政不以為著令也

壬申以北京留守崇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契丹

舒魯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

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

胡嶠入遼錄曰烏雲及舒魯戰于沙河石橋蓋沙河之橋也南

則姚家洲北則宣化館至西樓

初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從晉

主北遷

見上卷本年正月

隸舒魯太后麾下太后以為排陳使

陳讀

曰陣

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契丹主幽太

后於安巴堅墓

胡嶠入遼錄曰烏雲因舒魯后於撲馬山又行三日始至西樓歐史曰契丹於

安巴堅墓置祖州匈奴須知祖州東至上京五十里上京西樓也今並錄之若其地名之同異道里之遠近必親歷然後能審其是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勲為樞密使

契丹主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

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

數所角類

興兵誅討故數年之

間不暇南寇

史言中國經喪亂之後由此得稍自安集

初契丹主德光命



奉國都指揮使南宮王繼弘

南宮縣屬冀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六十二里

都

虞侯樊暉以所部兵戍相州彰德節度使高唐英善待

之

高唐英契丹所署也見上卷是年四月相息亮翻

戍兵無鎧仗唐英以鎧仗

給之倚信如親戚唐英聞帝南下舉鎮請降使者未返

繼弘暉殺唐英繼弘自稱留後遣使告云唐英反覆詔

以繼弘為彰德留後庚辰以暉為磁州刺史

磁州之翻

安國

節度使高奉明聞唐英死心不自安請滿達勒署馬步

都指揮使劉鐸為節度副使知軍府事身歸恒州

邢相既不

能守恒州安能孤立哉  
為諸將逐滿達勒張本

帝遣使告諭荆南高從誨上

表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

自唐以來新君

踐阼則遣使加恩於諸鎮使疏吏翻

唐主聞契丹主德光卒蕭翰弃大

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

唐主自謂出於吳王恪故云然朝直還翻

以左右衛聖統軍忠武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

討使

李金全晉將也奔唐見二百八十二卷晉高祖天福五年

議經畧北方聞帝已

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甲午以馬希廣為天策

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

因即位加恩遂命馬希廣以其父兄官爵

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帝

曰趙匡贊契丹所署

見上卷本年正月

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

祭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

父死虜中無可歸之家契丹北去無可歸之國

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

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

仍請移它鎮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

徙重威為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

杜重威尋不受代遂命高行周攻之

守貞為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為李守貞據河中張本

徙護國

節度使趙匡贊為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

丹

史明傳者之妄

吳越王弘侖以其弟台州刺史弘俶同參

相府事

俶昌六翻

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

李仁達降唐唐賜名

弘義編之屬籍及其叛唐為唐所攻求救於吳越而自

弘字犯吳越諱改名為達其弟先名弘通亦止名通諸錢唐見吳越王弘侖弘侖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

曰孺贊

更工衡翻

既而孺贊悔懼

悔其來且懼死也

以金筍二十株

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為之請

弘侖從之

為於偽翻為李孺贊叛誅胡進思不自安張本

杜重威自以附契

丹負中國

事見一百八十五年  
晉齊王開運三年

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

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璉質於滿達勒求援

璉音遂  
質音致

趙

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恒州

趙延壽為契丹主鄂納  
鎖之北去其親兵留恒

州恒戶  
登翻

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魏

為張璉助杜  
重威堅守張

本將即  
亮翻

滿達勒遣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

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

鎮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

為慕容彥超挾  
勢陵轢高行周

將帥不  
和張本

辛未楊邠郭威王章皆為正使

帝即位於太  
原以楊邠權

樞密使郭威權樞密副使王章權三司使今皆為正使

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北

來兵與朝廷兵合頓增數倍

北來兵謂從帝及史弘肇自太原來者朝廷兵謂晉

朝舊

兵章白帝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

贍庚辰制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

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

五代會要追尊高祖端明元皇帝廟號文祖曾

祖昂恭僖皇帝廟號德祖祖僕昭獻皇帝廟號翼祖考興章聖皇帝廟號顯祖

凡六廟滿達勒

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

以為盜披面抉目斷腕

抉於決翻斷音短下

焚炙而殺

即斷同腕烏貫翻

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

具謂披面扶目  
斷腕焚炙之具

左右懸人

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

用乘輿服御物

被皮義翻  
乘繩證翻

曰茲事漢人以為不可吾國

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弘文館李崧判

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

宰相分判  
頒降制勅

滿達勒以牒行之  
史言其僭妄

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

常恐漢人妄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即斷其首以來

滿達勒使督運於洺州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帝入大

梁殺其使者舉州降帝遣郭從義將兵萬人會懷讓攻

劉鐸於邢州不克

劉鐸為契丹守九域志洺州西北至邢州九十里

鐸請兵於

滿達勒滿達勒遣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

攻懷讓於洺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洺

之境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

謂留恒州之兵也

滿達勒令所司給

萬四千人食收其餘自入滿達勒常疑漢兵且以為無

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

飼祥吏翻

衆心怨憤聞帝

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



揮使太原李榮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契丹然畏

契丹尚彊猶豫未發會楊衮楊安等軍出

楊衮赴魏州  
楊安攻洺州

契丹留恒州者纔八百人福進等遂決計約以擊佛寺

鍾為號

約漢兵聞佛寺擊鍾則齊出攻契丹然佛寺晨昏擊鍾食時擊鍾日井然也此必以未發前預

相戒約以次日食時聞佛寺擊鍾聲而俱發耳

辛巳契丹主烏雲遣騎至恒州

召前威勝節度使兼中書令馮道樞密使李崧左僕射

和凝等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時鍾

聲發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

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及市人以鎧仗投之焚

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

州團練使白再榮

恩州時屬南漢境  
白再榮遙領也

狐疑匿於別室軍

吏以佩刀決幕引其臂

白再榮以幕自蔽  
軍吏決幕引出之

再榮不得已

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滿達勒大驚載寶

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狡者乘亂剽掠

懦者竄匿

剽匹  
妙翻

八月壬午朔契丹自北門入

恒州牙城  
北門也

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

濟請馮道李崧和凝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見道等至

爭自奮

微李穀之謀  
漢兵殆矣

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

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遁滿達勒劉晞崔廷勲皆

奔定州

恒州東北至定  
州一百二十里

與義武節度使耶律忠合忠即

隆鄂特

隆鄂特鎮澶州而兵  
亂契丹又使鎮定州

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衆

推道為節度使道曰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宜擇諸將

為留後時李榮功最多

李榮先據甲庫授兵與契丹戰  
諸將皆繼其後故論功最多

而白再榮位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

援兵帝遣左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

唐有飛龍使及小馬坊使梁改

小馬坊為天驥後唐復舊長興元年改飛龍院為左飛龍院小馬坊為右飛龍院宋太平興國三年改左右天

廐坊雍熙二年又改左右驥驥院使白再榮貪昧猜忌諸將奉國軍主華

池王饒

晉氏南渡以後南北兵爭各置軍主隊主之官隋唐以下無是也此書奉國軍主通鑑蓋因舊

史成文猶言軍師耳非官名也慶州華池縣隋所置宋熙寧中省華池縣為寨鎮屬合水縣其地在慶州之東南宋白曰華池本漢歸德縣地即洛源縣隋仁壽二年於今縣東北二里庫多汗故城又置華池縣南有華池水故名恐為再榮所併詐稱足疾據東門樓嚴兵自衛司

天監趙延又善於二人往來諭釋始得解再榮以李崧

和凝久為相家富

晉高祖入洛即以李崧為相天福五年和凝為相

遣軍士圍

其第求賞給崧凝各以家財與之又欲殺崧凝以滅口

李穀往見再榮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握兵不救今僅

能逐一虜將鎮民死者幾三千人

虜將滿達勒恒舊鎮州也

宜獨公

之力邪纔得脫死遽欲殺宰相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

罪

詰去吉翻

公何辭以對再榮懼而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軍

穀力爭之乃止漢人嘗事滿達勒再榮皆拘之以取其

財恒人以其貪虐謂白滿達勒

言其貪虐似滿達勒姓白耳然再榮以貪虐殞

財郭威入汴竟以多財殞其身天道好還蓋昭昭矣楊衮至邢州聞滿達勒逐即

日北還楊安亦遁去李殷以其衆來降庚寅以薛懷

讓為安國節度使劉鐸聞滿達勒遁舉邢州降懷讓詐

云巡檢引兵向邢州鐸開門納之懷讓殺鐸以克復聞

朝廷知而不問辛卯復以恒州順國軍為鎮州成德

軍

改恒州及順國軍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七年

乙未以白再榮為成德

留後踰年始以何福進為曹州防禦使李榮為博州刺

史

踰年之後乃知遂滿達勒二人之功始賞之此事與晉高祖天福二年馬萬盧順密之事同

敕

盜賊毋問賊多少皆抵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

重其法仍令命使者逐捕獲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

并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

處昌  
呂翻

衆以為盜猶不可族況

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

夫羌  
呂翻

由是捕

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

劉昫曰平陰漢肥塚  
縣隋為平陰縣屬濟

州唐屬鄆州九域志平陰縣在鄆州東北一百二十里

項安世家說曰古無村名今之村即古之鄙野也凡地

在國中邑中則名之為都都美也言其人物衣制皆雅

麗也凡言美者曰都曰子都都人士車騎甚都是也郊

外則名之為野為鄙言其樸拙無文也曰鄙者如列子

所謂鄭之鄙人是也故古語謂美好為都麓陋為鄙本

此為義也隋世已有村名唐令在田野逢吉為人文深者為村置村正一人則村之為義明矣

好殺

好呼到翻

在河東幕府

謂為河東節度判官時也

帝嘗令靜獄以祈

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

靜獄者使之決遣繫囚而蘇逢吉盡殺之以為靜

及為

相朝廷草創帝悉以軍旅之事委楊邠郭威百司庶務

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胸臆不拘舊制雖事

無留滯而用捨黜陟惟其所欲帝方倚信之無敢言者

逢吉尤貪詐公求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為服庶兄

自外至不白逢吉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它事



杖殺之

語牛倨翻蘇逢吉之好殺固天道所不容况怙勢而殺其兄乎

楚王希廣庶

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萼書

遺唯季翻

言劉

彥瑫違先王之命

先王謂楚王殷也殷遺命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元年

廢長

立少以激怒之

希萼兄也希廣弟也捨兄立弟故云然長知兩翻少詩沼翻

希萼自

永州來奔喪

歐史曰希萼自朗州來奔喪通鑑於是年正月楚王希範之卒將佐議所立亦言希

萼知永州事但希萼為武平節度使武平軍置於朗州下文言希萼求還朗州又希廣欲分潭朗而治則朗州為是前此作

永州誤也

乙巳至趺石

趺甫無翻

彥瑫白希廣遣侍從都

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

從才用翻

命永州將士皆釋

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

館古玩翻今潭州西北出有碧湘門馬氏蓋立宮於是門

之側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還從

宣翻又如字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馬希廣其

後唐閔帝之傳乎寧分潭朗而治之治直乃厚贈希萼遣還朗

州希崇常為希萼詞希廣為于偽翻詞古永翻又翻正翻語言動作悉

以告之約為內應史言希萼之攻潭州希崇啟之也契丹之滅晉也

驅戰馬二萬歸其國事見上卷是年正月至是漢兵乏馬詔市士

民馬於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剽匹妙翻制以錢弘侖為

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

高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

以漢兵方北討魏州

未暇南救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却之又寇郢州刺

史尹實大破之

九域志荆南府北至襄州四百四十里東至郢州三百二十里

乃絕漢

附于唐蜀

高從誨求郢州不許見上六月

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

之間

此語專為三道入貢過荆南發

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

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

過音

及諸道移書詰讓

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

詰去吉翻復扶又翻

曾不為愧及從誨

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

更工衡翻

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

誨利其賜予

子讀曰與

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俗

語謂奪攘苟得無愧耻者為無賴

唐主以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為

鎮南節度使

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

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

恩王弘偉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

劉晟殘同氣而

潰天倫桀紂之虐不如是之甚也

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

牀剗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

遂斷其頭

歐史伶人謂之尚玉樓即被斬之樂工也斷音短

初帝與吏部尚

書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為相問

蘇逢吉其次誰可相者逢吉與翰林學士李濤善因薦

之曰昔濤乞斬張彥澤

事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七年

陛下在太

原嘗重之此可相也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

於鄴都

遣二將討杜重威事始上閏七月

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

以待其弊行周女為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

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

慕容彥超既以帝同產之親而陵高行周又誣行周以婚

姻之故而緩  
賊故不協

帝恐生它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

疏請親征帝大悅以濤有宰相器九月甲戌加逢吉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蘇禹珪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貞固司

空兼門下侍郎濤戶部尚書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實貞固以司空拜相而書於二僕射  
之次者二蘇舊相貞固則新相也

戊寅詔幸澶魏勞

軍

澶時連翻  
勞力到翻

以皇子承訓為東京留守

馮道李崧和

凝自鎮州還

白再榮等既逐契丹馮道等乃  
得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已卯以崧

為太子太傅凝為太子太保 庚辰帝發大梁 晉昌

節度使趙匡贊

是年秋七月趙匡贊自河中徙長安

恐終不為朝廷所容

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

終南山路子午谷路

也

戊戌帝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

人主親戎不為御營而舍

于元帥之營有入韓信壁奪軍之意高行周心迹無它故不發

行周言於帝曰城中食

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

易以政翻

不若緩之彼食盡

自潰帝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

數所角翻轢郎擊翻

行

周泣訴於執政掬糞壤實其口

示受陵辱而不敢言也

蘇逢吉楊

邠密以白帝帝深知彥超之曲猶命二臣和解之又召

彥超於帳中責之

不明底彥超之罪牽於愛也

且使詣行周謝杜重

威聲言車駕至即降帝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

閉門拒之

復扶又翻下同

城中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慕容彥

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

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

言

死傷者多而城不克則高行周持久以弊之之說為是慕容彥超之語遂塞

初契丹留幽

州兵千五百戍大梁

即蕭翰所留也見上五月

帝入大梁或告幽州

兵將為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

繁臺在大梁丁度曰繁臺本師曠吹臺梁



孝王增築曰繁臺薛史曰繁臺即梁王吹臺其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乃以姓呼之及圍鄴都張

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

張璉入鄴都助重威事始上七月

帝屢

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

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

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苟離城無

所保用此何為

始用高行周之言

杜重威之叛觀察判官金鄉

王敏屢泣諫不聽

金鄉縣唐初屬濟州後屬兗州九域志屬濟州在州東南九十里

及

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璉來見

見賢通翻下同

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即晉之宋國長公主也

長知兩翻

帝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餓死者什

七八存者皆疋瘠無人狀

疋烏黃翻瘠泰昔翻

張璉先邀朝廷信

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

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

幽州兵將出魏州之境去漢兵既遠心無所憚遂大掠逞

其忿而去將即亮翻校戶教翻

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

貨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兼中書令楚國

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以其歷藩鎮則貪黷無厭為將

則責國殄民也為殺杜重威市人  
歟其肉張本詒苦侯翻又許侯翻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  
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  
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  
運之不延也宜哉

高行周以慕容彥超在澶州固辭鄴都

澶魏相去百五十里行周彥超

既交惡接壤而處  
必不相安故力辭

已卯以忠武節度使史弘肇領歸德

節度使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劉信領忠

武節度使兼侍衛馬步副都指揮使徙彥超為天平節度使並加同平章事 吳越王弘侖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弘侖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

為胡進思廢弘侖張本

十二月丙戌帝發

鄴都

發自鄴都而歸大梁

蜀主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惲

雄武都押牙秦

州都押牙也惲於粉鄴

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

處昌呂翻

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為北

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

張虔釗以潞王

之亂攻鳳翔而敗降蜀何重建以契丹入中宣徽使韓  
國降蜀故蜀主用之以經略岐雍重直龍翻

保貞為都虞侯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

以擊鳳翔

既遣使招戾蓋又隨之以兵臨脅之

奉鑾肅衛都虞侯李廷珪

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援長安

從趙匡贊之請也

諸軍發成都

旌旗數十里 辛卯皇子開封尹承訓卒承訓孝友忠

厚達於從政人皆惜之

史言承訓死而漢祚覺

癸巳帝至大梁

威武節度使李孺贇與吳越戍將鮑修讓不協謀襲

殺修讓復以福州降唐修讓覺之引兵攻府第

復扶又翻府第

福州府署也

是日殺孺贊夷其族

李仁達據福州事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

二年史言狂狡反覆者終死于人手

乙未追立皇子承訓為魏王侯

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惲持兵籍糧帳西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與

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己酉鮑修讓傳李

孺贊首至錢塘吳越王弘侔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

節度事 吳越王弘侔性剛嚴憤忠獻王弘佐時容養

諸將政非已出

按歐使吳越王錢鏐以徐綰之亂使子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惲等自隨

元瓘嗣立用進思為大將元瓘卒而弘佐立進思以及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侔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及

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

海當作舞

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

迎立功干預政事弘侖惡之

惡烏路翻

欲授以一州

欲奪其兵權而

遠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侖數面折之進思還家

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

數所角翻折之古翻被皮義翻

民有殺牛者吏

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

近其新翻

弘侖問進思牛大者肉

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弘侖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

進思拜賀其明弘侖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蹶踏對曰

蹶子六翻踏子音翻

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弘侖為

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

此褚遂良所以戒唐太宗窮張玄素也

進思建

議遣李孺贇歸福州

見上七月

及孺贇叛

謂復欲降唐也

弘侖責之

進思愈不自安弘侖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

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

按薛史吳越王鏐母水丘氏昭券蓋外戚也

昭

券以為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侖猶豫未決承訓

恐事洩反以謀告進思

古人有言需者事之賊弘侖猶豫不決故何承訓懼而生心洩

息列翻

庚戌晦弘侖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已與其黨謀

作亂帥親兵百人

帥讀曰率下同

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



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侖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

憤怒弘侖猝愕不暇發言

乘左右之憤怒而用之以順討逆何畏乎胡進思是以人

貴於有膽決

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

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侖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侖于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

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

褰起虔翻

德昭乃拜進思稱弘

侖之命承制授弘侖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弘侖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侖始

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及進侍鹿光鉉

進侍吳越所置官在王左右者

也光鉉弘侗之舅也進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券君

子也奈何害之

史言婦人智識有過於丈夫者

是歲唐主以羽林大

將軍王延政為安化節度使翻陽王鎮饒州

唐蓋置安化軍於饒

州王延政降唐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南唐之保大三年也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帝以趙匡贊戾益

與蜀兵共為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為党項所阻

唐自

長興以來西路党項部族劫掠使臣及外域進奉唐雖遣兵討之莫能遏止党底朗翻

乞兵應接

詔左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軍禁軍數千赴之

因使之經略關西

因應接回鶻使者之名以出師實則經畧關右

晉昌節度判

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

蜀恕諫曰燕王入朝豈所願哉

言趙延壽受囚鎖於契丹而入北

今漢

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

全計也蹄涔不容尺鯉

劉曜之言岑鞬針翻蹄涔謂牛馬所踐之跡因而渟水處也非

盈尺之鯉所可容身以喻蜀小國勢不能容趙匡贊

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

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贊何為附蜀對

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

謂先受契丹主耶律德光之命鎮河中府

父在虜庭

父謂趙延壽

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為國家

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

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穽

趙延壽為契丹所鎖事見去年五月

吾何忍更

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

上壽

五代會要帝生於唐乾寧二年二月四日

景宗等將行帝召入臥內敕

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

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已未帝更名曷

更工衡翻

蜀古  
老翻

以前威勝節度使馮道為太師 壬戌吳越王

弘俶遷故王弘侖於衣錦軍私第

遷於臨安  
私第也

遣匡武都

頭薛溫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

意當以死拒之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弘俶知胡進思必  
謀殺弘侖故密約救薛溫使知所備為

進思害弘侖  
而不克張本

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甲子始不

豫 趙匡贊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

離力  
智翻

見賢  
通翻

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

自大散關以  
北達于岐雍

夾渭川南北岸沃  
野千里謂之秦川

以兵少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

欽定四庫全書

人同拒之

本道謂晉昌一道

景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文其面

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

文其面以軍號

則亡逸無所至校戶教翻帥讀曰率

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

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也

為趙思綰據蜀長安反張本

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

之敗廷珪于子午谷

敗補邁翻下追敗同

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

不協按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

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隴郿涇邠坊之兵追敗蜀

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

李廷珪張虔釗二軍皆蜀主去年十二月所遣帥讀曰奉

邲音夫敗補邁翻

丁丑帝大漸楊邠忌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忠武節度使劉信立遣之鎮

劉信以從弟之親典侍衛故楊邠忌之遣就鎮許州

信不得奉辭雨泣而去

涕泣如雨謂之雨泣

帝召蘓逢吉楊邠史

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

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

論以誅杜重威也

是日殂于萬

歲殿

年五十四薛史梁受禪以大梁萬歲堂為萬歲殿

逢吉等祕不發喪庚辰

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并其子弘璋弘

璉弘璩皆斬之晉公主及內外親族一切不問

晉公主石氏杜

重威之妻

磔重威尸於市

磔陟格翻

市人爭啖其肉

啖徒濫翻怨杜重威賣國

引虜入汴而都人被毒也

吏不能禁斯須而盡二月辛巳朔立皇子

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為周王同平章事有頃

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時年十八 蜀韓保貞

龐福誠引兵自隴州還

韓保貞亦蜀主去年十二月所遣還從宣翻又如字

要何

重建俱西是日保貞等至秦州分兵守諸門及衢路重

建遂入于蜀

要一遙翻天福十二年何重建附蜀至是蜀兵劫與俱西

丁亥尊皇



后曰皇太后朝廷知成德留後白再榮非將帥才庚寅

以前建雄留後劉在明代之

癸巳大赦

即位十三日而肆赦

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

復扶又翻

吳越王弘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

惡烏

路翻何承訓泄弘侑之謀以陷君於幽廢而又請弘俶誅胡進思誰敢復與之謀乎

進思屢請殺

廢王弘侑以絕後患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

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

夜遣其黨方安二人踰垣而入弘侑闔戶拒之大呼求

救

呼火故翻

溫聞之率衆而入斃安等于庭中入告弘俶

自臨

安入錢唐告其事

弘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忌進

思曲意下之

下戶嫁翻

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

幾居宜翻

弘侑由是獲全

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

兵至鳳翔戾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

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

密旨謂高祖卧內便宜從事之命也見上朝直遙翻

下同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

崇而去景崇悔自詬

詬古侯翻又許侯翻

戊戌益入朝隱帝問何

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之

誘音酉哂矢  
忍翻笑不壞

顏為哂

蜀張虔釗自恨無功癸卯至興州慙忿而卒

自散

關還至興州也張虔釗蓋不知可否不度利鈍而急於求功之人觀其攻王都於定州攻潞王於鳳翔皆急於求勝而敗可知已恚於避翻

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史弘

肇遭母喪不數日復出朝參

復扶又翻居喪而經營起復已得罪於名教未起復

而自出朝參雖史弘肇武人無識亦可見朝章之紊朝直遙翻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七